

再生

川東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第七〇七號

五十月二年六十三

刊週

期一五一第

中國之病與藥

伍憲子

自由份子與少數黨派

子敬

再論黃金與物價

餘園

和平先於一切

沈正崙

英國工黨政府及其社會革命

紫雲

英上院激辯我國局勢詳情

毅生譯

還鄉雜感

龍子

中國民主社會黨機關刊物之一

中國之病與藥

伍憲子

(一) 治國如治病

治國如治病然，識得其源，則藥到回春，不識得其源，則方藥雜投，病日深而名醫束手。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然愛之不得其道，人人皆自以為名醫，病人猶或有能擇醫者，國則何能，任所謂英雄豪傑秉國鈞者意所欲為而已，故治國比治病，尤當謹慎。今中國自革命以來，經三十餘年，國病日深，其病日變，所服方藥已不少，病依然未愈，今且人人認為危殆，到底能審病源之醫有幾人。尤其是政府一切諱莫如深，草野之夫，猝難著手，古人說望聞問切，假令病人垂危而臥，診病之醫望色已難，病人又不肯將所痛苦告醫，問與聞均無所得，徒憑切脈，欲試神醫，其收效誠不易也，而况當危急之候。然而吾人愛國之心，絕不肯因病之難醫而放手，吾人不敢自誇為名，然自信或不至為庸，吾人亦嘗用心細為診斷，願為所知，公之國人。

(二) 病與證不同

稍明醫理者，均知病與證之不同，證為所現之象，如頭痛，發熱，證也，頭痛發熱不是病，因為許多病，均有頭痛發熱之現證，若不先察其為何病，但以頭痛為病，則誠如俗語所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庸醫之所為而已。現在中國，人人最感痛苦者，如物價騰貴，通貨膨脹，官吏貪污，稅捐繁重，盜賊遍野，江海不寧，工商凋弊，農村破產，教育有名無實，文官仍徇全國，學生在校者多無所得，內戰連年不息，竭全國之收入，不足以養兵，外債日積日重，財政無辦法，經濟將崩潰，兵因戰危，結果亦無可靠之兵，因之扼腕咨嗟，栗栗危懼，共籌挽救之策，大家以為能愈此病，使中國還魂，是實國手矣。但此果真中國之病乎，對此處方，對此用藥，果能愈乎，我恐怕大家皆認錯此現症為病也。夫認證為病，是謂不識病源，對症下藥，而非對病下藥，縱或能收小效，亦斷難成大功。我以為上列種種，皆症也，何以能發此現症，當先知其病，知其病而治之，對病下藥，則一切現症，皆可迎刃而解。然則現在中國之病為何，醫國者不能不注意及之。

(三) 病何在

現在中國之病何在，稍能平心靜氣，獨觀遠察，不難知之，吾今試直捷指出。吾以為機構紛亂，條理蔽塞，情感失調，公正隱沒，是乃現在中國之病也。機構紛亂，條理蔽塞，屬於事之病，情感失調，公正隱沒，屬於人之病，事與人相離，人與事交關，互相為因，互相為果，大病在此矣。試再為申說，如某一機關，其職權所能辦之事，有時未必能辦，因為，其他機關，往往能侵其職權，往往亦似有此職權，於是兩權並用，兩職並行，結果彼此不通，或彼通而此阻，縱有條理，其始或整，其末亦難尋。前年日本投降時，國軍入廣州，敵偽產業被封者，一房屋之門首，有五六個機關之封條，如戰區長官，如行營，如省府，如市府，如黨部，如接收敵產處，尚有其他軍事機關，師旅團部等，皆有權貼封條，入市之人皆能察之，舉此一端，足證機構之紛亂，其他可類推，事窒礙而難辦，病在此也。人為感情動物，即使極有理性之人，亦容易為感情所蔽，而况理性與感情，爭長並進，往往理性失敗，因為理性到底是勢孤，感情之結合易，理性之結合難，尤其是亂世人物，感情之衝動，加倍偏激，其失調自在意中，不必一定為壞人，好人亦有時難免，彼此相激相盪，則反視此情為義氣，為忠實，且用此為結合進身之階，不知不覺中，理性潛隱，公正埋沒，結黨營私，橫行霸道，從此起矣，異己所以被排擠，假公舞弊，則以成風氣也。事之病既如此，人之病復如彼，然則何以治之，當進而尋其病源。

(四) 病源何在

民主國家應當有政黨，政黨原不能為國家病，政黨更非病源。但不幸政黨而失其軌道，則所以為黨者，與政脫節，本來政不能與黨離，而偏使之離

，於是所以為黨者非政，於是所以為黨者乃軍，黨既藉軍以生存，黨之命，反握於軍之手，黨之政，蓋不知所謂矣。當其始也，大聲疾呼，有所號召，「以黨治政，以政治軍」，其言似一貫，「黨權高於一切」，黨老爺遂成爲天之驕子。然而黨與政與軍，事實上既成三堆，號召之一貫，等於空言，復由三堆而互相逐角，有時或互相離，有時又互相離，其糾紛乃不可詰究。因之機構重疊，事之病從此生，人之病從此起，則一切症狀皆從此出矣。故苟不識此病源，徒枝枝節節以治現症，如金融非不欲整頓也，然愈整頓而愈壞，物價非不欲平抑也，然愈平抑而愈高，貪污之吏非不欲治也，然雖懲治而貪污不絕，其他一切治標方法，能收效者蓋寡，不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或以治官衙之藥治官，以治眼之藥醫喉，病源何在，大衆皆忽略焉，茫然弗究也，此病之所以日深，壞症百出，誰爲言公扁鵲，病者尙呻吟床席，未之見也。

(五) 妙藥在斯

今後欲救中國之危病，起死而回生，我以爲捨政黨恢復其軌道之外，別無妙藥也。民主國家，不能無政黨，政黨所以集中政見相合之人才，亦即所以集中政見相合之民衆，其妙在化零爲整，更妙在化整爲零。佛敦諸宗，法門不同，而所以成佛則一，儒門亦如是，孟子與荀揚之論性，相反而實相成，教育之手段異，教育之目的不異也，政黨亦如是。一國之大，斷不能強逼之歸於一黨，假令持一黨專政之旨，則排除異黨之心必生，權或能專，政必不達，爲求專之故，而訴之於兵，則去政黨之途徑愈遠，已治之國，且必趨於亂，已亂之國，更不能復返於治，其理至顯淺。今中國不幸，二十年中，內戰不息，外患乘乘，內戰仍不息，其故皆由政黨出軌道，有以致之。最近因國民大會之開，憲法頒佈，蔣主席高瞻遠矚，洞見中國病源，下大決心，將結束一黨專政，國民黨明達之士能贊助之，似乎已得妙藥。但我仍不能無憂者，藥雖在是，然處方仍有望於名醫，故與其說妙藥，不如說妙方，假令藥之分配不均，君臣佐使之用失，藥是而非，則治病仍無效也，然則訂方如何。

(六) 如此方是神方

經二十年來專政之黨，其所收羅之黨員甚多，黨員之投機來者亦多，惟其多，勢必雜，雜則難得高才，又惟其專也，必性狹而排異已，推其專也，無人能與之爭，於是益益馳而自大。譬之沙參，可以當野山抄參用，譬之尖尾羊，可以充剋天雄，做獨市生意者，無人與之競爭，往往以劣貨充好貨，專政之黨，經久之後，其質必腐，霸氣與驕氣復填之，此種作風，咄咄逼人，非澄清不能再振作。以我所知，國民黨人之在上者，尙多明達，最不滿人望者是中下級黨員，諺所謂「馬屎憑官勢」，國民黨之受害在此。今後欲實行憲政，恢復政黨之軌道，去其專而取友，最要在改變中下層黨員之作風，此斷非在上者一紙文書所能收效。因此我敢斷定，中央政府之改組，論其勢，似挈領提綱，然假令地方政府不同時改組焉，亦可說風動而旛不動。再澈底說一句，近年政治之污，風俗人心之壞，咎在上者不過二三，咎在下者實占七八，人民直接受害，天高皇帝遠，呼籲有所不聞，故請各黨參加中央政府，不如請各黨參加地方。我不敢說各黨之人才，有特異於人，更不敢說各黨之人才，能勝於國民黨，但以互相監督之故，彼此不能不有所畏，則精神容易刷新。故國民黨欲收實行憲政之效，必要開放地方政權，與各黨平流並進，國民黨之進步在斯，地方政治之改善，人民痛苦之解除，亦在斯，是謂神方。

(七) 結 論

如上所云，則今日中國之病源，在一黨專政，欲除一黨專政之病，但改組中央政府，請各黨參加，不能改變專政作風。因爲專政之病，遍佈於地方，專政之黨員皆失地方人民之心，專政之黨員，復挾兵而把持政治，政治一壞於黨，再壞於軍，三壞於行政官吏。今後欲改革地方之弊，第一要黨離開軍，第二要軍離開黨，第三要政離開黨，換言之，要黨人辦黨，軍人治軍，文官行政。各黨皆可以爲文官，但各黨皆不可以干涉政治，如此則地方政治，可望清明。中央政府如要改組，請各黨參加，我以爲改組後之中央政府第一大事，就要認清此病源，從速將地方政府改革。否則病源仍在，上列一切現症，無從治起，中央政府雖改組，政治仍無成功。

自由份子與少數黨派

子敬

據馬歇爾的觀察，中國局勢的挽救，「惟有使政府中之自由份子與少數黨派担任領袖，少數黨派為優秀人物之集合，惟仍缺乏政治權力以實施控制之影響。余相信：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此等團體如能順利推行工作，必可經由良好之政府而達到團結之目的。」

馬歇爾是經過了許多慘痛的經驗，才獲得這樣的結論，所以，一般認為，這是中國病狀的正確的診斷書。

國民黨一黨專政二十餘年，其所受的訓練與其所養成的作風，多少與今日民主時代的潮流不相適合，關於這一點，就是國民黨的最高當局也如此承認。一方面固由於時代潮流的沖擊，另一方面主要的由於再如此這般的一黨專政下去，本身也不能維持，所以，不管國民黨對民主的誠意如何，但國民黨的逐漸趨向於民主，則是必然的傾向，當然，自暴自棄，硬是背着時代走，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國民黨而欲逐漸趨向於民主，固視乎反動頑固份子的能否覺悟，但基本上則有賴乎自由份子的能否抬頭。

至於少數黨派，幾年來因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其發展不可否認的受到了許多阻礙與打擊。他們的活動，被監視，他們的刊物，被禁止，他們的領袖和黨員的個人行動與職業，被威脅，所以，他們簡直可以說是在地下工作的境況。既不能公開，社會上當少認識，是故，亦談不到所謂廣大的基礎。但他們受幾年來的壓迫，而抱貞不移，不可否認的是夠得上稱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馬歇爾所謂「優秀人物之集合，惟仍缺乏政治權力……」，就是他們的一幅實質的寫照。這些少數黨派，身受一黨專政的危害，對於任何

方式的獨裁與專政，無不深痛惡絕，無疑的，中國能否走上民主之路，要看這些少數黨派的能否抬頭。

在國民黨中的自由份子與少數黨派的身上，放着中國民主前途的命運。在國民黨中的自由份子方面，固應該推動整個國民黨向着民主路徑前進，以救黨，以救國。在少數黨派方面，則應該謹慎自身的出處，以奠定本身發展的基礎，以鋪平國家民主前途的大道。

中國目前所亟需的，是民主，但更亟需的是和平。和平是一切的先決條件。在和平狀態之下，才談得到所謂民主建國。但在和平沒有實現以前，民主就不能跨前一步，在普通政黨性質的黨派看來，亦是不可通之說。何況，民主並非一蹴可幾，而需逐漸養成其習慣。所以，上面所說的少數黨派的謹慎自身出處，是應該基於「和平與民主」這兩點，換句話說，凡是有助於民主的推進，凡是有助於和平的促成，少數黨派就應該毅然做去，不然，決不可做。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最近盛談的改組政府問題，在國民黨方面，這是趨向於民主的表示，似乎少數黨派沒有拒絕參加的理由，但在少數黨派方面，則不能不考慮以下兩點，參加了是否有助於民主的推進，參加了是否有助於和平的促成。在這兩點未有正確的答覆以前，或未有自身的把握以前，是不能不謹慎自身的出處的。而且亦必如是，才够得上稱為一個獨立的政黨。（本期所載英國上院對中國局勢的辯論中，掌璽大臣喬維特爵士代表英國政府所說的一般話，值得我們注意，他說：「我誠懇希望其他政黨盡他們的責任使共產黨更易於和更可能參加代表的民主的政府」。編者附識）

再論黃金與物價

餘園

黃金在眼下真變成「黃禍」了！一月底黃金價格衝出四百萬元大關時候；中央銀行以拋售辦法，冀壓漲勢，以達穩定物價之目的。結果物價並未穩定，金價不及一星期復迫近五百萬元，春節後更天上騰，日昨已達六百萬元。因之，物價亦隨之上漲，甚至有些物品竟一日而三漲。這種驚心觸目的金潮，人心爲之不安，生活爲之破壞，政府能熟視無睹，不求澈底的解決嗎？

本來黃金只是一種商品，與其他商品一樣，既非法幣的準備，則黃金之漲落，亦猶其他商品之漲落，在理論上言，殊不足以領導其他物價。但是因眼下游資未能導入生產正軌，遂集中於投機市場，而黃金乃少爲投機的對象。

因是黃金在實際上所處的地位，較其他商品爲高，其他商品的價格乃於無形中受其領導。再者政府在通貨膨脹之下，硬要以拋售黃金政策，以穩定物價，不但更增高了黃金的地位，且有意無意間，把黃金與法幣牽扯在一起，似乎以黃金來維持來增強法幣的信用。有此二因，眼下物價的猛漲，金價漲風居然成爲主要的因素，而通貨膨脹，反在其次。我們主張政府應探緊急的措施，使黃金不再作祟。這就是說，不但中央銀行要即速停止拋售黃金政策，同時還要禁止黃金的自由買賣；最低限度也要縮小黃金的活動範圍，使不至再影響到物價。

物價的高漲固然對於消費者，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但對於生產者與商人也是害多而利少。就生產者方面說，當物價高漲時，好像利潤加多，可是生產費也迅速地跟着上升，以抵銷其所增加的利潤。同時在高物價之情況下，社會一般購買力，在逐漸縮小，於是產品的銷路亦因之空塞。此時生產者只有仰屋興嘆了。至於一般商人，在物價高漲下，似乎其商品價格在貨幣數字上增加了許多，其實呢，這較多的貨幣購買力反較從前爲低。一方面商店內貨物逐漸減少，另一方面所得的貨幣額雖多，而所進的新貨反較少。

同時在通貨膨脹物價高漲之下，貨幣與購買力兩者之間，忽生了距離。本來依經濟的常態說，社會有生產，於是社會各階級纔有所得。貨幣經濟時代，所得當然非實物，而爲貨幣。這貨幣即是購買力，保有貨幣，即保有購買力。可是通貨一經膨脹，社會各階級之所得，多不由社會生產，當然其所得之貨幣，逐漸與正常的購買力脫離。換言之，貨幣不足代表其購買力是也。

據上所論，我們即知物價的猛漲對社會各方面都不利；可是現在除通貨膨脹之因素外，更加黃金的作祟，其禍激物價之力較前者爲烈。故爲治標計，筆者認爲政府應先設法制止金潮的泛濫，能將黃金收爲國有，自然更爲澈底；否則，亦應探有效的處置，使黃金在今後不再作爲投機的對象。於是金價穩定，其他物價亦必隨之穩定。同時社會人心纔能穩定。

現在應該是政府採取斷然處置的時候了。假若再躊躇因循，物價前途真不堪設想，國民經濟將要連根拔盡。

黃金在眼前真成爲「黃禍」了！

二月九日

和平先於一切

沈正嵩

和平，民主，統一，進步，是目前中國人民普遍的要求，也是當前各黨派人士所一致追求的目標。然而，勝利已經快一年半了，而和平的希望却已被戰亂所粉碎，民主的要求，充其量現在也不過是一種裝飾品，統一則為分裂所代替，至於進步，則一切都是在停滯，破壞，乃至倒退的狀態中！

我們認為要解救當前的危機，要中國能夠踏上民主，統一，進步的坦途，各黨各派必須抱定和平先於一切的決心。拿這個決心來努力今後的和談，中國的時局才有轉機，才有希望。

八年的長期抗戰，使一點點微薄的建設破壞殆盡，一年來的內戰，更將抗戰中所餘下的一點元氣，消耗無遺。人民既無休養生息的機會，國家更無復興建設的可能，難道還容許長期的內戰繼續下去嗎？中國是一個向以「人的資源」最富的國家，可是目前的情形是農村的壯丁大減，征兵急如星火，都市裏也發生了拉夫賣丁的現象，試問這樣下去，中國還想與原子時代的世界一較長短嗎？

和平，目前的中國是刻不容緩的需要和平，需要全面的，永久的澈底的和平，只有和平才能拯救如水深火熱中的人民，也只有和平才能使中國民主，統一，進步。戰爭之後總有和平的一天

，但是今天我們所期求的不是從戰爭的解決中去寬取和平，而是從政治的解決中獲得和平。戰爭一天不停止，中國便一天不能復興建設，人民也就一天不能脫離苦難。只要是用非武力的方法努力和平，爭取和平，任何方式我們都贊成。即使是友邦的調處，只要不含有干涉中國內政的意味。一句話，對於非武力方式的和平努力，只有有利

於目前的時局，任何方式我們都可以贊成，而且應該贊成。我們反對有先決條件的和談，我們更反對戰爭狀態下的和談，因為這樣的和談是永遠也不會成功的，只有澈底處於停戰狀態下，而沒有任何先決條件的和談，才能澈底，才能成功。

民主，自然也是目前中國迫切需要的。長久陷於封建，專制統治下的人民，對於民主的要求，是十分急切的。然而，和平不會實現，即戰爭仍然在繼續擴大與蔓延下，請問民主政治可以兌現嗎？我們相信戰爭澈底停止，和平有了真正的保障以後，這個時候，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才能成立，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實現。否則，用一種請客式的方法，延攬幾個少數黨派入閣，則仍然

是一黨專政其實，而擴大政府其名。這種所謂民主，是假的，是掩耳盜鈴的辦法。無疑的，在這種狀態下去參加政府的人，不但不是民主的鬥士，而且會成為戰爭的幫兇。只有澈底的和平，

才有澈底的民主，這是我們應當確信的。

當着兩種政權，兩種軍隊繼續存在與鬥爭的時候，人民必然會普遍的遭受迫害。這種迫害是由分裂所造成的，統一便成為人民大眾的共同要求。然而無論統一的的要求是如何的迫切，但是除了和平以外是不會有第二條可以統一的道路可走的。秦始皇的統一形式，不是今日中國所能接受的，蘇聯形式的統一，也不是今日中國的要求。如果有一個人，或者有一個黨，他還做着武力統一的迷夢，那要這個人，或者這個黨，將必然的會遭受時代的唾棄，而成為歷史的罪人。

和平，民主，統一，其本身便是一種進步，一種劃時代的進步。如果沒有了和平，也就沒有了進步。換句話說，戰爭一天不停止，進步也就一天不會到來。戰爭所帶來的是破壞，戰爭之中雙方都會利用一種反動的倒退的手法，來做武力鬥爭的幫手。試看一年來的情形便可知，除了殺人放火的方法，也許因為經驗多了，有了若干的進步以外，一切都是再遭受破壞，遭受摧毀之中。要進步，只有和平。在和平，民主，統一的政府之下，一切才會邁步前進。

在和平沒有實現，在戰爭還在繼續與擴大的時候，如果有一個人，或者一個黨，不去集中全部力量為爭取和平而努力，而去高唱民主，統一，進步，那麼這種所謂民主必定是假的，這種所謂統一，必定是消滅異己的代名詞，這種所謂進步，也必定是一種粉飾之詞。只有和平才能實現民主，統一，進步。也惟有和平才能保障民主，統一，進步。

英國工黨政府及其社會革命

——人民在不流血的和平的氣氛中得到了社會革命的實效——

紫雲

今日的世界，無論在政治體系上，在經濟制度上，在思想文化上，我們從大的方面去觀察，顯然是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和英國式的社會主義兩大時代主流在作着鬥爭。考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興起，及其能够繁衍成長，蔚為一個龐大的力量，主要是由於資本主義漫無限制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極端發展的結果，促成了社會階級的分化，產生了經濟不平等等的病態；少數人掌握了生產工具，集中了社會的財富，絕大多數的人成為被剝削的工資勞動者，而感受貧困的威脅，造成了社會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共產主義思潮便應運而生。它主張生產工具的公有，澈底推翻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剷除人為的經濟不平等，進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社會。達到實行這種共產主義的手段，是無產階級對資本階級武裝的革命，用暴力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制度，一齊掃蕩揚棄，從而建立工農統治的獨裁政權，從而發動整個世界革命，使世界變為蘇維埃式的「天下一家」。

當資本主義的矛盾日益暴露，而惹起人類普遍憎恨的時候，這種理論，無疑是能够深中人心，不脛而走。有不少的人確也認定這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蘇聯經過十月革命後，建立了無產階級統治的獨裁政權，施行共產主義，到現在已屆三十年，我們看蘇聯對經濟的改造，確是在突飛猛進之中，私有制度下的不平等現象，差不多都消滅了，人民大衆的生活，都趨於無懸殊差別的水準了。從生活方面說，共產主義能够保障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在絕對獨裁的統治之下，個人政治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却受到嚴厲的限制，不能自由地說話，甚至不能自由地呼吸，其不自由的程度，與極權主義國家實異曲同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傳統的自由主義尚能予個人以自由，而共產主義却把個人自由剝奪了。因此，當

世的思想家對於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途徑，不能不重新予以考慮。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能使人民既能生活，同時又能享受充分的自由？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能避免階級鬥爭的慘劇，而又使國家受到共產主義的實惠？即兼有共產主義及自由主義二者之長，而避免二者之短。現在英國式的溫和社會主義，可以說就是糾正共產主義矯枉過正的毛病，而另闢出一條新的途徑。這條路是否走得通呢？我們看工黨政府上台以後英國所施行的改革運動。覺得這條路確有最大成功的可能性。

大英帝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又素以保守著稱。但自前年八月工黨執政以後，即大刀闊斧，銳意於經濟制度的改造，先先後後共着手七十多件經濟的改革案。其中最主要的是英格蘭銀行收歸國有，煤礦國有，航空事業國營，醫藥事業國營等項，據報載，英政府日前又公布全國電氣事業國營化的辦法，該辦法規定設立中央機構，專司電氣事業標準化，以增加一般工商業所用廉價電氣之供應。此外，另一內地運輸國有的方案，刻已提交議會。從前少數資本家所壟斷獨占的生產工具，憑一紙法案，於轉眼之間，便都變成了國有，作為資本主義象徵的私有制度，沒有經過流血的階級鬥爭，却很輕易的被修正。因此世人多譽工黨這些改革為近代史上不流血的革命。如果，這些改革能够澈底完成，很顯然會收到幾種效果：

第一、阻止資本主義惡性的發展；

第二、杜絕社會的兩極化；

第三、割斷階級革命的亂源；

第四、英國社會可以在安定平穩的環境中，漸進於社會主義的領域。在別的國家，要驟然來作這樣翻天覆地的改革，斷難避免一場殘酷的流血鬥爭，但是英國人却能明鑒機先，順應時勢，知道資本主義的無限制的發展，必然會導來階級鬥爭，因此通過立法手續，便完成了這「不流血的

革命」，在這種改革的過程中，國內的秩序不受擾亂，舊有的文明不受損害，國家的元氣也不受絲毫的斬傷。英國人民，在這種方式之下，是不會為保守黨的政治攻勢所動搖，而輕易將工黨政府一脚踢開。我們因此，也不能不佩服英國人的遠見，和英國傳統政治精神的如此優良。同時深深感覺到英國這種優良的政治精神，是值得我們觀摩學習。

以上是將英國政治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用和平與民主的方法，沒有經過流血而達到社會革命成功的敘述。再將英國的復興計劃介紹於下：

這個復興計劃是英國新社會的實地報告，是政府與人民合作的結晶。茲將該計劃分別說明於下：

在倫敦北二百五十哩的地方，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它的名字叫密得爾斯布洛 Middleborough，因為它有像輝斯登 Pithburgh 那樣興盛的工業，而享名於世。近來更顯得超眾非凡，乃因它自覺本市的發展實與國家前途互相關連，在將來並願分担起還智巧有望的計劃的推行。這種計劃是利用國家的資源去激動地方的創始，試辦和領導，而使英國經濟復興，自由加強。

密得爾斯布洛地方政府先行雇用了一些工程師，城市設計員，社會學專家，地理學家，和策劃者，大家來研究提供所有本市未見到的事宜，全市民業羣策合力，上自貿易廳和工業專家們，下至主婦們，醫生們，教員們，商聯人員，商店夥友以及販夫走卒，一體合作，在大家努力之下，密城是時刻在嚴密的改進中。

密城的十四萬居民中，有四萬六千人密居在一處，那種擠擁的狀況是超出平民住宅區容量的五倍，那裏的房屋，十家倒有九家沒有衛生設備，有兩千所沒有自來水，空氣的混濁要比較好的住宅區壞到五倍至九倍。這區的人口雖然佔全城的百分之三十五；但地面只有全城的百分之三。有十所於一八八〇年建造的小學校，光線黑暗，通氣設備簡陋，並且沒有運動場。在這週歲之區，兒童死亡率要比全城任何一部高兩倍有奇。在三百五十一個兒童中，只有一人可以升入中學。街上發生的事故之多，在本市是手屈一指。密城自覺這樣的市區，不但在本城不能保留，就是為全英國前途計，也要剷除的。

由這點事實就引起了密城革新計劃的動機。計劃共分三個階段，須三十年完成。全市要徹底的改革，這種計劃的推行，已在密城着手。因為政府對全國各城的前途都負有相當的責任，所以有四部作為密城革新計劃的後援根據的國家規定的實現革新的計劃。唯一的援助是長期貸款，這些錢是要由本地方政府去支配。如是則政府方面的人員，指導和經費，都要與地方政府和個人企業家的行動切實合作。合作與信託在英國有很明顯的成果。密城最大的工業是杜耳門郎公司；它是世界製造建築鋼很出名的一家。在密城革新計劃公開展覽會席上，這位杜耳門郎公司理事會理事長葛林伍德爵士說過：在政府善意支持之下，我們公司也打算花幾百萬元來協助完成我們的計劃。

像密城的革新計劃已漸漸遍滿全英，英國政府將推行一般計劃的重責信託在平民身上，已成為英國未來主要的行政方針。

在倫敦，曼徹斯特，赫爾，朴次茅斯，播桑波敦及其他各大城，都有十年計劃，十五年計劃，甚至六十年計劃。在蘇格蘭，國家有既定策略去重建紊亂的社會。

政府在這些計劃中佔重要地位；但實施的職權則泰半操之於工商界及地方政府之手。他們的基本目標皆與頌揚曼徹斯特的話相同：「使每個市民均能安居樂業」。每一次實施計劃時，政府在經濟支援之外，仍負起監督和激勵的責任。

倫敦最負盛名的經濟週報的主筆克勞茲說：「自然我們的經濟是要成為計劃經濟，但我們相信政府在經濟方面的活動，並非對事實加以限制，乃是激勵，所以說國家的計劃並非限制自由，實際是發展自由。」

國會保守黨議員和戰時內閣生產部部長萊爾敦說：「假如有人問我，是否政府應有更多的計劃或需要更多的自由企業時，我的回答是：當然，並且大量的需要。民主的要素乃是國家的組織力要與平民的推動力平衡。」

所以教育部雖然制定了教育的水準，並撥款建設學校；但沒有成立學校，沒有聘請教員，也沒有課程的規定。因此在一九四五年新的國家教育實施方面提出「各地均須自行負責籌劃本地各級教育的準備。」

們的實驗頗堪注意。

此次英國工黨政府不流血的革命之所以成功，約有下列各點：

(一)英國有順應局勢和良好的政治傳統精神，譬如最近拉斯基教授，因講演不慎用「暴力」兩字，而取訴於紐維克一家小報紙，結果賄賂一萬五千磅的訴訟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英國人是如何的厭用暴力或流血的方法，去達到一種目的，

(二)英國有部彈性的柔性憲法，因為柔性的憲法容易修改，他的唯一優點就是可避免革命流血，能隨時代的漸流而變更而順應。這次他發揮了至高的作用和得到應有的收穫。

由於英國實行和平的社會主義的成功，而否定了激烈破壞性的經濟革命方式，現在我們再檢演一下社會主義的嚮向和決定性，我們僅舉法國和日本為例：

法國是個多黨制的國家，政見最為紛歧與錯雜，自去年十月間頒佈的新憲法後，我們已經看到社會主義之在法國的澎湃和發展。法國將是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個社會主義化的國家了。在憲法中很明顯的規定着關於勞工的：「每人皆有工作義務或得一職之權利，每人得領工會以保障其權利和利益。」關於生產事業的規定，更為明顯：「凡具有全國性的機關或國家專營性質的一切工廠及財產，皆屬公衆所有。」法國走上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的道路，本來我們是無需大驚小怪的，因為法國在戰爭中受摧殘最烈，其工人的權利和利益都需要有力的保障，不受資本家的榨取和壓迫，而安心於復興工作。

其次我們再提到日本的社會主義，有人或許感到驚訝，日本怎樣會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化的國家呢？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日本的近況：

去年十一月間曾發生激烈的倒閣運動，因為吉田內閣是保守勢力資本家和官僚的結合，自然是一般人民所不滿意，共產黨反對最烈，然而日本的社會黨把握着日本勞工的組織，有舉足的輕重，最近也發生過罷工倒閣的運動，這證明了封建勢力在日本將要動搖。

日本頒佈的新憲法，已推翻了明治維新的專制侵略的憲法。雖然，天皇制仍然保留，但已失去其最大作用，對於人民的結社，出版，言論，信仰諸自由都冠以「永不侵害」之有力的保障。況且，日本社會黨是以勞資

協調的方式，以達到國家復興為目的的。

現在日本的社會黨要求徹底的實行新憲法，訂立勞動基準法和組織法，要求改組聯立內閣而達到和平的社會主義。我們深信這支有力的堅強力量，將日漸發展擴張。

以上我們僅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社會主義勢力較大的法國，一個是勢力較小的日本，至於鄰近蘇聯的諸國家裏都潛伏着社會主義的力量，我們不能遽就目前的政治環境，而否定歷史發展的趨勢。所以，由於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肯定的解答：世界最終要走上社會主義化的道路的，

現在讓我們再看看我們的國家，我們不願多加批評，僅簡略的指出國共兩黨的缺點：

國民黨是以「資本國家化，享受社會化」為原則的，但是不幸一些官僚們，利用了這個口號，而變為資本官僚化，享受個人化了。近年來尤為變本加厲，土地資本日漸集中，人民生活日益痛苦。而共產黨的激烈破壞，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也同樣遭受到我們保守的人民的反感。那麼，我們應該怎樣辦呢？

為了國家真正的新生，我們不能不把希望寄託在國共兩黨之外，即是希望未來的政治能够超越國共兩黨各走極端的政策而採行「中道」。這個「中道」才是今日中國善良的人民和一切具有正義感的自由份子所應走的道路。英國這種經濟的改革運動，正是一個走「中道」的很好榜樣。

所謂「中道」，就是和平的民主社會主義。英國已經做了我們的先驅者，其他各國都在走上這條道路，歷史的發展已經給資本主義注定了最後的命運。雖然，他還是在掙扎圖存着，但是，他不能違背歷史的法則。

世界的潮流已趨向社會主義，盡管方式手段的不同，但乃是殊途同歸。我們要以不流血的民主的方式，走到社會主義化的境界。

然後我們呼出：要以「無血的民生革命」方式，達到「和平社會主義」的境界。

我們確信民主社會主義為我國今後

唯一立國之道。

英上院激辯我國局勢詳情

毅生譯

英上院曾於一月二十三日就對華政策，展開激辯，茲根據英大使館新聞處所發佈者，將其詳情介紹於國人。

林賽爵士首先建議，「注意中國局勢，展開討論。」

他說，幾年來中國正在出演一幕對世界有重大關係的悲劇，充滿着種種十分嚴重的危險。他所以提出這個建議，主要的是想找出英國對華政策應該如何，尤其是當馬歇爾調遣國共兩黨失敗之後。

他請大家注意最近發表於泰晤士報的關於香港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說，很顯然的，從外交方面說，英國自日本投降以後並沒有有一個真正的對華政策。「如果確是如此，我建議現在正是時候我們在外交方面和其他方面應該有一個真正的對華政策了。」

他雖很不願意的，遲緩的，但却很肯定的，對於目前中國政府當局，表示輕視。「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承認某種事實。其中之一就是：我們不能希望共產黨與國民黨組織任何聯合政府，除非獲得真正兌現的保證，除非共產黨可以保留他們的軍隊。」

他不認為問題可以解決，除非蔣介石或國民黨放棄某種權力，而如必需，允許在聯邦的中國範圍之內，若干部分能够獨立，能够管制他們自己的經濟。他認為困難之點在於國民黨自信決不致為打倒而有利於共產黨的經濟。他所欲指出的微妙之點是：「因為國民黨自認和自居為中國的合法正當政府，所以他們獲得了中國所有的信譽，而中國是一個遭受所有苦痛和應有的堅耐的大國。我却想請教上院諸公，這是否是一律上的一種錯誤。我認為，自內亂起，自軍閥時代之後，中國的統一只是一個理想和希望而已，實際上並沒有這回事。」

林賽不認為國民黨能够消滅共產黨。「我不以為共產黨對付國民黨將更更過於以前對付日本。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勢必演成成長期的內戰，一天一天的消耗中國的力量。」英國不應該袖手旁觀，讓事態演變下去，「我深信除非英國有所作為」，不然中國將天拆其生命。據他看來，

蘇聯「在整個方面而論，對中國共產黨的行爲是正確的。」但蘇聯這種態度維持到什麼時候，則要看以後的演變如何了。「我認為這是目前世界上蘇聯與西方列強之間的最嚴重的關係。我不認為輕視它，沒有有什麼好處，我再想不到比這更危險的了。」

那末，英國應該如何做法呢？「我認為我們應該遣派代表去延安，與中國共產黨直接接觸，獲得實地情報。我們今日所獲得的，並非直接的情報，而均由間接得來。我們應與美國協商，以俾得到共同的政策。我們更需進一步，與聯合國及蘇聯協商。「我們不能容忍以下的情形，讓中國這樣下去，默從這個誠實的農業社會破滅下去，同意由這個政府控制中國的一大部，而這個政府以目前的行爲而論，與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相較，弗朗哥政府猶不失為自由與民主的政府。」

★林賽爵士生於一八七九年，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與牛津大學。曾任各大學教授，現為牛津大學校長，著作甚多，最近出版的為「現代民主國家。」

艾爾文爵士稱，林賽爵士似已忘掉以下事實，南京正在舉行國民大會，包括各大黨派，一個遺憾是共產黨沒有出席。希望共產黨能够承認他們的錯誤，而就任政府中虛位以待的位置。不過，艾爾文希望大家注意今日中國的經濟和商業情形，因為他知道英政府正與中國政府談判一新的友好商業航海條約。

「關於這條約的談判，我想說一兩句話。第一是船運業。英國對於中國的船運業有雙重的利益，第一是航海的船業，它們從事於合法的世界貿易，而訪問中國海港，第二是沿中國海岸和通航揚子江的船運業，幾年來成爲中國內河交通的主要部份。他希望英政府與中國政府談判的條約中，能够規定英國船隻可以自由從海外訪問中國各港口。「雖然，鑒於中國最近的法規，似乎有意於封鎖揚子江，使外國船隻不能進入。這種意向，使我們祇有感受到，這不但大大損害中國自己的利益，並且是仇視外國一般的海

運業。

沿海岸的船運業是一個更議論紛紛的問題，「我希望英國與中國的新條約簽訂後，英國船公司過去所建立的地位不致於吹散，而仍舊能够服務於中國。」

艾爾文請大家注意大批英國人的各種財產，自對日戰爭結束後，迄今仍未交還給英國人。「對日戰爭終止後迄今已經十七個月，但是這批財產仍舊沒有交還給英國人，這是由於中國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各屬之故，我們駐在南京的大使雖然得到中央政府的保證，處理遺事，但似乎沒有把握各屬服從它的命令。」

艾爾文要求英政府注意正在進行中的談判，關於根據一九四三年條約交還給中國的租界中的財產與債務，應由中國政府負責。「我希望英政府利用其力量使以前在租界中任事的英國職員，能得以前享受的待遇，如果失業亦應有所報償。」

艾爾文最後論到租界所發的公債問題。「自這些公債籌集後，中國的通貨，已經大跌。如果這些債務在一元對一元的基礎上償還，顯然是不相等的。」

★艾爾文爵士生於一八八七年，一九零二年入皇家海軍，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次大戰中亦參加。一九四二年英國議會團訪華，他是其中之一，自一九四三年後為中國協會主席。

泰維沃爵士稱，從來聽見過像林賽爵士這樣的語有傷於中英兩國的感情。泰維沃相信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盡其可能避免與共產黨打仗，他們亦忽視了日本給予他們的和平條件，以及爲了亦爲我們所爭取的目的而繼續作戰。「如果中國投入日本，戰爭或許現在還沒有完。」

★泰維沃爵士生於一八七四年，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現在勞合銀行，蘇格蘭國家銀行行長，以及其他大公司經理。自一九四零年後，曾任國家自由黨主席。

資深特爵士稱，香港是「英國在中國討價還價」，而可以用來作爲幫助中國的英國文化，政治，經濟的基地。雖然，他不是很樂觀，認爲英國除非在現時集中所有精力向這目的做去，不然，不會有什麼機會。

「作爲做朋友的應盡責任，英國應該明白表示，今日我們仍舊可以尋

出互相尊敬道同事，阻止干涉其他國家的事情，是建立有秩序的和建設性的國際關係與國內的進步的最好基礎。」

★賽海特爵士生於一八九九年，畢業於牛津，曾任駐華沙，白魯賽爾，馬德里武官，一九四二年至四四年服務於皇家空軍。英波協會的主席，且是一個有名的作家。

愛特蘭爵士稱，他很高興大家指出關於中國問題英國和美國應該協商的重要性，但他認爲應加上加拿大。他很不以爲林賽爵士的建議爲然，就最英國遣派代表去中國共產黨，因爲美國政府決不會贊同。

★愛特蘭爵士生於一九零二年，畢業於牛津，他是威爾斯衛隊的隊長。葛蘭斯勳爵稱，英國對華政策，主要之點應是促成中國統一，安定與繁榮。他對於英美蘇三國集會共同決定中國的將來的建議，並不深受感動。「我可以想像這是最是觸怒中國人民的尊嚴。」目前中國內部的不和，如果是國際性質，那無疑的應由聯合國討論。「但如果仍是中國內部的

事情，而由聯合國或列強出來有所行動，我認爲是不切實際，且是不需要的。中國的幸福和繁榮，以及英國的商業利益，則是我們所最爲關心的事。同時，作爲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我覺得我們可以坦白要求南京政府在他們方面表示態度。」他希望英政府認識以下一點，即英國與中國的關係，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一樣，應根據於我們在世界所享有的尊嚴與主權。

「兩年前，戰事結束時，英國的名望，爲我國有史以來最高。但今日，美國對英國不十分友好的份子開始在說，美英是兩個半的大國，而我們英國就是這半個。」

其理由在什麼地方是很簡單的。「自從工黨執政，就議論紛紛，上院各位諸公，想我率直誠懇發言，自現政府上台後，從種種現象看來，是在執行一種有損尊嚴的從一國到另一國的快跑政策，在離開以前，沒有遵照我們過去的傳統，證實這個有關國家準備接受我們交出來的信任。如果這種政策繼續下去，我相信我們英國國際的地位將繼續低落。所以，我要求英政府在國際方面鼓起較大的勇氣，表出一些精神。因爲我們英國是一個大國，我們在智慧和經驗方面，可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當然並不指疆土大小而言。」

★葛蘭斯勳爵生於一八九三年，受業於依頓與牛津，一九四一年以前是

下院議員，曾任自治領與殖民地大臣，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任掌璽大臣，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重任自治領大臣，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任上院議長。

掌璽大臣喬維特勳爵代表政府答覆稱，「上院諸公，我們在聚精會神討論中國問題的末尾，牽涉到我們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有人十分不準確的批評為快跑政策，我認爲是頗爲不幸的。如果我欲答辯，我勢必要涉及許多問題，印度，緬甸，蘇伊士運河，而每一個問題需要一刻鐘或二十分鐘的敘述。所以，我要涉及這幾個問題是不可能的。」

「我們英國今日確遭遇若干困難，但我深信這些困難是暫時的。我們目前不能借錢給外國，把煤運給亟需的國家，但是如果我們振頓內部，發奮苦幹，我們不久就可以恢復我們過去的地位；換言之，恢復我們對這些事情的過去的態度。我把這些事情略而不談，只是說我拒絕這個建議，同時我認爲在現時提出是一件不幸之事。」

「我完全同意各位所說的，關於我國與中國的關係。我相信，每一個英國人在其內心中深深的關切中國和中國人，我們承認我們受益於中國文化和謙遜精神之處很多，中國文化與英國比較起來，中國文化真够得上稱爲悠遠。我們英國的希望是重見中國是一個繁榮的，幸福的和統一的國家。」

「雖然，我覺得很奇怪，沒有人提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三國外長莫斯科宣言，但由於這宣言，我們受到約束，而我們亦維護這宣言。我可以提醒諸位關於這宣言的內容，分爲四部：

「在這宣言中這樣寫着，三國外長互相同意，需要一個統一和民主的中國，在國民政府之下，由民主份子廣大參加國民政府各部門，以及停止內戰。三國外長重申遵守決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這四個主張，我們英國是應該遵守，並且是願意遵守的。」

「關於第一個主張需要一個統一和民主的在國民政府下的中國，這當然是包含我們英國繼續承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爲中國的合法政府，英國支持該政府完成統一和民主。此乃我們英國的政策。」

「雖然我今天沒有聽到，但我有時聽到，有一種不真實的說法，說英國希望一個不統一的中國。我們的希望，則適在其反，希望一個強大，統一和民主的中國，使中國獲得在全世界中的主要國家之一的適當的地位。」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中國是一個大民主國和真正的民主國，則必須不受任何一派或一黨的極權統治，所以，我們歡迎實施莫斯科宣言，由民主份子廣大參加國民政府的各部門。

「近來曾盡力使彼此擴大基礎的政府實現。在此，我代表英政府，不能不向這個偉大的美國人馬歇爾將軍的耐煩的和不感疲倦的努力敬致敬之禮。他的調處沒有結果，不是他的過失。諸位可從他發表的聲明中，可以見出他的工作是如何的困難。只要使國共兩黨之間謀得協議，他可說是什麼事都做。」

「英政府衷心希望，這樣的一個國共的協議，仍屬可能，並盡其所能盡力的使該協議得以實現。鑒於今日辯論的許多不同意見，我不願敘述過去的談判，或加以是非的評論，但我同情馬歇爾將軍，國民黨和共產黨互相根深蒂固的猜疑和不信任，是阻止和平的主要原因。」

「我時常不信任籤條，人們每每用一張卡片貼在某人身上而說道完了，其實並不然。我一生的政治生活是盡我的力量攤開這些籤條。我深深地覺得，除開了兩方的極端方面——因爲兩方都有極端份子，中間的有見識的人士能够找出一條共同前進的道路。」

「莫斯科宣言的第三點，是停止中國的內戰。不久以前，馬歇爾所調處的停戰協定，不幸是短命的，目前戰事正在日益擴大之中。經受長期的慘痛的經驗，奮勇抵抗日本一九三七年侵略，比任何國家都更需和平，但仍爲內戰所毀壞，這實是一件可悲的事。」

「當然，我們可以向兩方的善意份子呼籲，同時向所有黨派呼籲，希望他們盡他們的責任爲國家利益打算。某方面指出，因爲美國政府的援助中國，英國政府曾鼓勵中國內戰延緩。讓我代表英政府聲明，英國不會賣目的追隨任何外國政府的政策。」

「我們觀察每一問題，從不無我們的觀點出發。我們對中國的一般目的，恰與美國相同，這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我們的一般目的是什麼？是做生意，以及和一個能尊重其義務的堅強穩定的政府發生關係，而這政府須基於廣大的民主的基礎之上。除此以外，我們再無其他委身之事。至於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則我們並無替他解釋與辯護的責任。」

「美國的政策，杜魯門總統於十二月十八日子以闡明，杜總統說，

論及美國對中國內戰(他如此說)的態度:美國允諾不干涉中國的內政。一方面美國避免牽入中國的內戰,一方面美國將堅持幫助中國人民抵抗和平與他們國家的經濟復興的政策。這是美國當局宣告的政策,亦是英國政府所追求的政策的。

「論到以軍火供給中國,當然,事實可以證明,我們英國沒有供應一絲一毫,據我所知道的,最近幾個月來,美國亦沒有以戰爭物資供給中國。在莫斯科宣言中,我們中言不干涉中國內政,我們必將繼續遵守該項諾言。我們必須避免給予大家一個祖護的印象。同時,我們應歡迎在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最近所採取的步驟,就是結束一黨統治,而實施憲政。」

「今年一月,中國頒佈一張憲法,這憲法大體根據一九四六年正月各黨派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並預定下一個聖誕日訂憲。不久,一個過渡的政府即將形成,亦將根據政協會的決議,予以擴大而包括自由和民主的份子,我相信對於共產黨將虛位以待。」

「我認為,共產黨既接受政協決議,而拒絕參與實行此項決議的憲政的發展,是一件惋惜的事。基於國家利益,我誠懇希望,共產黨不致於拒絕這個再來的機會,就是參加代表的民主的政府,而使中國和中國人民獲得統一與和平,我誠懇希望其他政黨盡他們的責任使共產黨更易於和更可能參加。」

「杜魯門總統於敘述馬歇爾任務的困難時,曾很正確說,停止內戰,擴大政府基礎,使中國統一與民主,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我希望美國的調處仍將繼續。英政府對美政府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將盡其可能給予所有為此目的的道義上的支持。道德上的支持或許不是一種有效的武器,用以解決中國目前不幸的內爭,但英國在中國的信譽是很好的,英國對民主政體的悠久傳統,英國在遠東及整個世界的歷史地位,最要者我們對中國與中國人民的長期經驗與同情,這許多聯合起來給予我們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一種影響,促使中國解決他的困難。」

「現在我進而討論英國在中國的地位。艾爾文爵士曾指出一九四三年條約終止我們以前所享受的治外法權。英國商人現在不受外國租界的管治,而受中國行政當局和中國法律的管治。他們對於這個新環境必須採取新方法以適應。由於目前中國的不上軌道,他們遭遇了許多困難。」

「商業由於奇異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的變遷而受到破壞。除非促使經濟崩潰,在中國停止,恢復商品交流的必要,則休想全部復元。除非這個問題解決,在中國的商業不可避免的必然嚴重地受到阻斷。」

「恢復英國人的財產是延擱了。我們將繼續不斷的盡力迅速謀道問題可能,幫助重建英國對華貿易的地位,並使世界利益。英政府將盡其所行。」

「最近已遣派一商業使團訪問中國,我們正等待他們的報告,以便有所根據而研究對兩國互相有利的發展我國商業應取的步驟。」

「同時,我國與中國正在進行商約的談判。我們的草案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經交出,目前正在我們研討之中。我們的草案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但我並不擬目前有所查備。在該條約中,我們將盡力替我們商人爭取可滿人意的權利。」

「對於我國商業最重要的,當然是讓英國商船自由進入中國各海港與通航揚子江。英國船公司與英國商人是在中國舉事卓著,使他們的生意恢復,對中國與英國均屬有利。」

「關於英國人的財產的恢復,我早已說過,我們將迅速使中國交還。有人說,英國財產的歸還原是簽訂條約的先決條件,但這是上院諸公,我們必須明白,簽訂一條約是有兩方面的,一方面而堅持先決條件是很不聰明的。總之,我們必將盡力獲得我們所要求的公平的解決。」

「關於租界的債務,在一九四三年條約中第四條規定,中國政府應準備負起及清還租界的債務。我們認為在清還債務中包括公平待遇以前任職於英政府的英國職員,英政府將在交涉中將盡力爭取這種公平待遇。關於公債,英政府亦將盡力謀得公平處理,不但在文字上,且是在精神上。」

「我可以把我所說的話綜合一個結論。我不相信,我們可以得到世界的繁榮,如果我在世界如此廣大的土地上仍舊存在着這種不幸的狀態,內戰和內鬥,我不相信,我們能夠補全中國過去長期遭受的傷痕,如果中國各黨派不學習互相容忍的好處。我站在代表英政府的位置,所要說的話就是如此,我們嚴格遵守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決定,因為這是中國自己的事情,我們誠懇希望不久我國共同就能獲得滿意的結局,而我們英國將盡其力量所及幫助任何人獲得這種結局。」

「高維特爵士生於一八八五年,受業於牛津,一九二零年進入政治,曾任不列顛大臣,主計大臣等職,自一九四五年後任蒙羅大臣。林賽爵士最近起來答辯時,他自一九四五年後任蒙羅大臣。絕望過於苦下上院諸公所瞭解的,同時,他認為,該地沒有和平,而說有和平,這是錯誤的。」

「我們必須瞭解中國的情形是萬分嚴重的,英國應想盡各種方法去幫助中國。當我說中國,是指中國全部而言的,不是共產黨可是國民黨,去知道如何是好。我不認為把黨派的事情說出來,有所助益,因為它曝露出這些政策。我要求撤消我的建議。」

還鄉觀感

龍子

(一) 開始

筆者自廿四年離鄉，因為經過抗戰大時代，羈留在外十三年，直到今年才回到家鄉。其間悲歡離合，不知經過多少生命危險，幸而此身尚在，眼見老者謝世，平輩鬢髮如霜，小輩成行生孫，殊有隔世之感！

躊躇滿志地想到家之後，可以和家族親朋鄉老們快快樂樂飲一杯年酒，敘一敘離情，載在柴積上，「暴日旺」（鄉諺謂太陽暴暴），話桑柴，過幾天享樂的日子，所以冒着風雨雪泥濘了的道途，與鐵物物地趕回去，真是歸心似箭，毫不停留，車船交馳，歸去來兮！

豈知事與願違，在歸程中，交通狀況的腐敗，已經使我感覺到十二分頭痛；千辛萬苦地趕到家鄉，只聽見一片訴苦地痛哭聲，剛到旅館，就圍着數十鄉老弟兄，他們一面想我在外十餘年，對他們歷年飽受的痛苦，帶些解決的辦法回來；另一面想告訴我，在敵偽土劣官匪交迫下經過蹂躪的情形，所以見面的時候，悲喜交集，因為希望太殷，反而半天沒有談一句他們要說的話，在這嘈雜的環境中，自然我也不能說什麼。

(二) 途中

我從陰歷十二月廿五日上午在上海買開火車票到無錫，一到旅館，首先要我的身份證或保人，我

身份證沒有帶，保人呢，十餘年沒有回鄉，友人的住址遷移了找不到，麻煩了半天，我說：軍警來查，我自負責，才勉強通過了。生為中國人，已到了家鄉還沒有行動的自由，也覺太可憐了！

第二天，乘新濟小輪到常熟西鄉一小鎮去望親戚，經過的鄉村，大都疎疎落落，景象十分蕭索，輪船上的乘客，大家談着生活的高度壓迫，和壯丁徵實的騷亂與弊端，尤其攤派各項捐款無法應付，空氣比較城市自由多了，好在沒人監視，無所顧忌，所以他們藉着這機會，不負責任地一路高談闊論，吐吐怨氣，解解寂寞。

到了親戚家，形勢就不同了，我這親戚，在鄉間也還過得去，所以他們的環境，一方面要應付政府攤派的各種捐款，他方面還要應付地方窮苦無賴的借支，這兩方面的人物，都是說要就給，不敢還價和推託，如果得罪他們，或使他們拿了錢不愉快，公私都能發生禍患，而且還無處也不敢伸冤！

「咳！在這年頭，我活了六十七歲，從沒有險近十年來這般難過！東洋鬼子經過幾次，已弄得一無所有，勝利後又遭劫兩次，現在橫也捐，豈要捐，還要像上客一般款待他們，方能得到暫時的安寧，否則禍不旋踵！自己弄得家的沒有，貧息不安，這日子怎樣過呢？」他說話時聲音低得幾乎使我聽不清，同時復復地敲着大門有無人走進來。

人走進來。

「晚安，親戚來陪我吃飯，有的也從後方回來不久。」

「還是後方好，回來後更使我悶得氣都透不過來，怎麼辦呢？老表！」一位姓張的親戚感着眉頭問我。

「那容易，再去後方！」我帶笑地答。

「咳！可痛我的父親死了，家沒人管，否則我真想再去後方！」

「現在沒有前後方了，那裏都是一樣，俗語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我不信後方還是「世外桃源」！另一位姓王的親戚說。

「不要悲觀，王兄說的很對，前後方只是五十步百步的差別，你要找世外桃源，只有自己努力創造！像英美之有今日，從歷史看，都不是政府辦好的，而是人民主動努力得來的，現在的英美政府，也不過守着人民努力既得的權利而已。」

「所以有人說：政府只能做兩件事，一是收稅，二是殺人，除這兩件以外，那個政府替人民造了世外桃源，讓人民去享受的呢？在世界歷史裏是找不出這般例子的政府的。」

「我們中國人民，從有史以來，只有被動着替豪強犧牲創造家天下的政府，從沒有主動着為自己創造世外桃源，所以今天派捐殺人，是政府實行了他的職責；我們人民納捐被殺，是對政府應盡的義務，納捐什麼？」

「如果要享世外桃源的幸福，必須努力實現憲法上所規定的人民應享的權利，督促政府作實，但仍須我們不斷地努力爭取，不顧犧牲，方能達到此目的，納悶嘆苦是不生效力的！」這是我給他們的總答復。

第三天，我再回到無錫，也是趁亂乘車去常州，在車站上發生了一點小爭執。上海到常州，頭等票價是三萬元，上海到無錫，頭等票價是一萬二千元，無錫到常州，頭等票價一萬九千五百元，我很希奇！將這理由和售票員理論，他的回答是：「上面規定如此，我不能答覆」。我說：這個理由，不但你不能答覆，恐怕請備世界會計師也不能答覆！這種奇怪的算盤，到是中國人特創的科學發明，外國人決沒有這樣奇怪的算盤！不過盜亦有道，即使做強盜搶錢，他也有「一商窮苦不能生活的理由，堂堂國營機關的營業員，對業務上向客人要錢，竟不能回答要錢的理由，恐怕強盜也要笑話吧？

還有連帶的一個問題，在上海買票的困難是人人知道的，但完全是人造的困難，而非不可克服的不可抗力，第一是售票的時間扣得太緊，第二是營業所標的票房務動售票不加標告，許多人摸不着頭路，在車站上化上七八點鐘買不到票的鄉人很多，旅客經濟和時間的犧牲，實是不可計算，而路局方面似乎毫不在乎，豈不奇怪！

我早晨五點半鐘到車站，想買七點鐘的車票，在木刻無錫售票處的車房門口等到七點鐘還未發售票，客人越來越多，有些零件照顧不到，去寄存後來買票，人已站了很多，眼看七點鐘的車開出了，九點鐘的車亦快開了，餓着肚子等到了輪着自己買票，售票員說只售杭州票，無錫票要到五號去買，可憐我餓着肚子站了三個多鐘點，結果落了空，誰知無錫票要到木刻常州票房去買呢？

這是怪我識了幾個字的錯誤吧？否則路局至

少要費一張白紙標明換舊票，使客人明瞭呀，難道這點責任路局都無力辦理嗎？

等我走到五號售票處去站班，人像一條龍似地灣灣曲曲排了幾個轉圈，眼看著九點鐘班車又開出了，只好乘十一點的班車。

這裏我要聲明，如過這點感想被路局賜閱，千萬不敢費心來一個登報更正，如果能發大慈悲願加以業務改良，旅客們就受恩不淺，早夜焚香禮而祝公候萬代了！如果認為不關自己痛痒，那末小百姓一紙空文也不能妨害什麼國家大事，讓我們小百姓繼續犧牲下去吧！

是日下午七時許抵常州中央旅館，聞首也要保人，我說只有孫縣長可保，但還沒有見到，你如放心，就請他保一保吧。茶房說：除非你和他親戚，縣長不能作保，換別人吧！我說：雖和孫縣長不是親戚，也是廿年的朋友，我十餘年不同鄉，除了他到那裏去找人？所以只有他應該和我作保，請將就些吧！茶房無奈，也就含糊過去了。

第四日清晨趕到鎮澄路長途汽車公司，買票比火車更難，火車票還有行列可換，這裏簡直亂做一團，等了二點多鐘，實在擠不到窗口。

擠上車去，車站腳的地方都沒有了，後面還是向上擠，真是人上人堆人，滿坑滿谷！一輛汽車足足塞了五六十人，後面還在向上擠，車開動了，危險危險！喊只管喊，人還是朝上擠，沒辦法，快開快開！車走快了，終於把人摔下去，車算開了。

汽車開行了，我的氣可塞住了，四面壓得手都不好動，猛不防車子一跳，把我向上一提，脚

早離了地，頭頂在車篷上猛撞一下，痛得難忍，同時乘客喊聲震耳，痛！啊哇哇，痛死了，鬆一鬆，鬆一鬆！但是只有恁大一個車箱，往那裏鬆去？

在嘈亂中，車子已連着跳了十餘跳，一直跳到離我目的地還有五華里的一個小鎮，實在經不起再跳了，情願犧牲餘下的票價，擠下車去，才能鬆這口氣，在車站上坐了半點鐘，我的靈魂才安住了！

路是人民自己拿着錢把自己的田地來築成的（這段路是我親自徵工義務築的），乘客又這麼多，收入當然很豐，他們在無代價的公路上現成營業，把路走成尺深窪的坑坑，不肯拿分文出來修補一下，把旅客當作石塊堆在車中播跳，還有什麼政治可言？

即使中國人不列入人類之中，旅客的安全不必顧慮，一輛車子的代價也要幾百萬元，能經過幾次在這般路上大跳而不損壞呢？拿損壞車子的代價來修路築路，同樣是耗費，旅客不應舒適，也可得到不舒適的安全，何樂而不為呢？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專顧車輛在這路上損壞而路面損壞到如此地步還不肯修補，這個算盤，恐怕只有中國人辦的公路局會打算吧？

我自愧為中國人，行旅所及，受難之餘，不得不大聲絕呼，慚愧慚愧！（待續）

再生每期五百元三個月十二期六千元
半年廿六期一萬三千元寄郵費在內
航空每本另加四百元